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二十六回 對僕人誓志永改過 誘盟友暗計再分肥

且說譚紹聞五更鼓一點平旦之氣上來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想道：「我譚家也是書香世家，我自幼也曾背誦過《五經》，為甚的到那破落鄉宦之家，做出那種不肖之事，還同著人搶白母親，葬送家財？母親孀居，憐念孀生之子，半夜不曾合眼，百般撫摩——」又想起父親臨終之時，親口囑咐「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」的話：「我今年已十八九歲，難說一點人事不省麼？」心上好痛，不覺的雙淚並流，哭個不住。一把手扯住母親的手，叫了一聲：「娘，我再不取了！」王氏道：「你心裡想吃什麼，廚下我留著火哩。他們不中用，我與你做去。」這紹聞聽得母親這個話，真正痛入骨髓，恨不的自己把自己一刀殺了，哭道：「娘，我算不的一個人了。」王氏道：「自己孩子，沒啥意思。誰家牛犢不抵母，誰家兒子不惱娘。你好好好的，那七八十串錢值什麼。你那氣性也太大，再休嚇我。」這譚紹聞越發哭的連一句話兒也答不出來。冰梅醒了，不待吩咐，到廚下煮了一壺滾水，燙了一碗蓮粉，捧與紹聞。紹聞問：「天有多大時候了？」王氏道：「窗紙是燈照著，天已大明。」紹聞道：「我要去看王中去。」王氏道：「他是出汗的病，怕染著你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不怕。這王中是咱家一個好家人。他如此時不病，我斷然沒有這事。我要去問他病去。」王氏道：「那病染人。你既要去，到飯時去。你吃些飯兒，再吃兩盅酒兒，叫大兒把他叫出來。他就不能出來，叫他到屋裡灑上燒酒，薰上蒼朮艾葉，你略坐坐就出來。」

依我說，一個家人就是好，也犯不著主人家到他屋裡看他。他也擔不起。」紹聞道：「就依娘說，飯時看他罷。」少時，趙大兒起來，王氏把這話對說。趙大兒回房，把大相公要來看病的話述於王中，王中心內暗道：「這也大奇。想是在外邊弄出什麼事來，心內沒了主意，急來商量話說，也是有的。」因向趙大兒道：「你發落我起去，扶我到東樓下，請大相公說話。我這病會染人，不可叫大相公到這屋裡來。」趙大兒道：「怕你不能動移。」王中道：「畢竟輕似從前那一番兒，走幾步兒不防事。」趙大兒果然扶持丈夫起來，吃了些須東西，拄上傘柄，攜著到樓院。王中說道：「請相公到樓下說話。」

紹聞聽見王中聲音，便出來，趙大兒已攙進東樓去了。紹聞進的東樓，說道：「王中，你坐下。」王中道：「把個破褥子放在地下，我挺著罷。大相公坐遠些。」紹聞坐下道：「王中，你竟是瘦的這個樣兒。」王中哼哼的說道：「有二十多天沒見相公，相公要說什麼？」紹聞道：「話兒太長，怕勞著你，我只截近說了罷。我一向乾的不成事，也惹你心裡不喜歡。我如今要遵你大爺臨終的話，『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』八個字。」

你當日同在跟前聽著。我今日同你立一個證見。我一心要改悔前非，向正經路上走。我如後話不照前言，且休說我再不見你，連趙大姐，我也見不的。」王中強起半截身子，說道：「相公呀，若還記的我爺臨不在時囑咐的那話，咱家就該好了。」話未及完，王氏恐怕疫症傳染，站在門外說道：「你出來罷，王中也當不的再勞碌了。不過你改志就罷。」王中道：「大奶奶說的是。」紹聞只得出來。」王氏扯到樓上，又叫吃了兩三盅酒。

王中又歇了一會，趙大兒攙回去了。王中口中不住的謝天謝地。從來人身上病好治，心病難醫。王中一聽說少主人自己立心改志，這心中如抽了一根大梁一般，況且本來出過透汗，不過三五日就漸漸好來。到十天以後，一發如常。再加之病後善飯，又比前日胖大些。這紹聞一連半月，也沒出門。夏逢若也來尋了幾回，只推有病不見面。真個是過而能改，復於無過。

一日，王中到樓門前說道：「大相公半月沒有出門，每日閒坐著沒個事體，也不是個常法。總是讀書是頭一件事。讀書須要從師。畢竟如今商量從先生的事體才好。但如今請先生，也將近冬天了，到了來年，再上緊打算這宗大事。大相公何不每日到後書房中靜坐看書哩？」紹聞道：「後書房原叫戲子們董壞了，還得蔡湘著實打掃打掃。」

王中因去碧草軒一看，只見放著戲箱、戲筒，心裡厭惡之極。便請紹聞也到軒上，商量安插箱筒的話。紹聞到軒上，對王中也覺著實慚愧。王中道：「人家這東西，怎麼安置他？」紹聞想了一想道：「罷了，叫人抬在侯先生住的那所空房子裡罷。等那姓茅的來，他還欠咱借賬糧飯錢二百多銀子哩，他還了咱，叫他抬的去。」王中道：「寧可舍了這二百兩銀，斷乎不叫這東西在咱家裡放。」紹聞道：「這箱子裡雖不曾見，他說還有千數銀子的衣裳在內邊。久後『要得不斷賴，只要原物在』，還怕放在空房子裡，萬一人偷了他的，卻也不是要的。」

明日尋個人住在那裡，替他看守。大約不久茅家自搬的去。」這王中叫宋祿、鄧祥、德喜、雙慶幫著蔡湘，整整的搬運掃除了一天，方才把屋裡院內，略清了些眉眼。又叫泥水匠、裱糊匠望牆糊窗，方才可以進去的人。這紹聞果然抱舊日所讀書本，上軒裡翻閱。

忽蔡湘說道：「有一個皮匠，新來的，要賃放箱筒那處房子哩。他只住兩間，要賃與他時，他情願一年出三千錢。家中要叫他做活，他情願伺候。若咱家用房子時，不拘何時，只對他說一聲，他就走。如今現放著戲箱，得一家子人看著也放心。」

這原是蔡湘在街上收拾舊鞋，兩個說起閒話。皮匠要賃房子，蔡湘說：「我主人就有兩間房子。」那皮匠就不要工錢。所以蔡湘回來，在少主人面前極力攛掇。紹聞道：「卻也不在錢之多少，叫他看那院子卻要緊。王中沒在家，等他鄉里回來再商量罷。我如今讀書哩，這些小事我不管。只要人妥當，那戲箱托得住才好。」蔡湘道：「做小生意的人，自是妥當的。王中現今沒在家。鄉里佃戶田家，他的大兒死了，沒人做活，情願丟地。王中安插佃戶，清算租欠，也得好幾天哩。」紹聞道：「你就叫那皮匠寫一張賃約，尋個保人，就與他住。」次日，那皮匠果然拿了一紙賃契，名字叫高鵬飛，尋了個保人，來碧草軒來。紹聞說：「保人我不認的。」蔡湘道：「我認的，是南門宋家店當槽的秦小宇。」紹聞接了賃約，把房子承許下，其實蔡湘何嘗認的秦小宇，只因自己攛掇的這宗事，恐怕不成，所以聽聲順口說認的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紹聞獨坐三五日，漸漸覺的悶了。日晚將歸，忽然夏逢若到了軒中，開口便說道：「病是好了？我來過幾次，只是不出來。又不干我的事，是紅玉托我與你寄個信兒。我對他說去了兩三次，只是說有病，不得見他。那娃子一發哭將起來，叫我替他捎了一條汗巾兒。遞與你，我就別的沒事。」因把袖子內汗巾兒丟與紹聞，說道：「我走罷。」紹聞接了汗巾，一手拉住逢若道：「你休走哩。委實我身子不好了幾天。」逢若道：「你不好不好，對我說做啥哩？我又不是醫生。我只把信給賢弟捎到，隨你兩個怎麼罷。」紹聞道：「我如今也想著去，只是不敢去。前日家中好吵鬧哩，叫我也沒法子。」

原來夏逢若前日與張繩祖分了紹聞的肥，正好引誘他漸入佳境，不料譚紹聞遠揚不至。這張繩祖因與夏逢若商量道：

「譚家這宗好錢，不翻身，不撒賴，如何再不來了？」因想起招致紹聞法子，向紅玉奪了一條汗巾子，來誑紹聞重尋武陵，是勾引他再來賭的意思。從來開場窩賭之家，必養娼妓，必養打手，必養幫閒。娼妓是賭餌，幫閒是賭線，打手是賭衛。所以膏梁子弟一入其門，定然弄的個水盡鵝飛。然後照著這個衣鉢，也去擺佈別人。這張繩祖、夏逢若都是山下路上過來的人，今日生法譚紹聞，正是勾命鬼來尋替死鬼。饒你聰明伶俐，早把一根線，拴在心蒂上，一扯便要順手牽來的。」

這譚紹聞心中想去，百般打算，只是前日在母親面前說的過火，又在王中面前承許的斬釘截鐵。今日眼中看著汗巾，耳內聽個哭字，好生不安。因央夏逢若道：「你是千能百巧的人，替我想個法子。只去這一遭，安慰了紅玉，往後我就再不能去了。」逢若看見紹聞著了藥兒，因笑道：「這有何難。我先問你，你家那個勾絞星家人王中，在前院裡住，是在後院裡住呢？」紹聞道：「他在東院裡住。他如今也沒在家，前日往鄉裡去了。說得好幾天才能回來。」逢若道：「王中在家是一樣計策，王中不在家又是一樣計策。」因附耳向紹聞唧噥了幾句，遂拍手道：「你說如何罷。」紹聞點頭道：「卻也使得，只是久後必露馬腳。」逢若道：

「噫！若要不露馬腳時，你只好好書房看書，斷乎沒一點馬腳。你心裡又想取樂，可管馬腳、馬蹄子哩。」紹聞道：「也罷。」逢若相別而去。紹聞回家，到晚上點燈樓上看書。還沒定更天氣，只聽得後門上拍門大叫。紹聞去問了來人的話，回來到樓上說：

「是我隆吉哥得了緊心疼，問咱家尋真橘紅，說是我爹在丹徒帶來的。」王氏道：「橘紅是什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橘紅是藥。咱家書櫃裡有，我去尋去。」因向書櫃中不知包了點子什麼片子，說：「尋著了。」王氏道：「你也跟的看看去，即速與我個回信兒。」紹問道：「街上夜緊，盤查也厲害。我明早去罷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快跟的去，明早回來也不妨。」紹聞得了母命，叫德喜兒收拾後門，便從衙口出來。只見黑影裡一個人迎著，悄悄說道：「出來了？」紹聞一看，正是夏逢若。說：「那叫門的人呢？」逢若道：「那是我一百錢覓的，他的事完了，自己走開。」

二人轉至大街往東正走，只見碗口大字一個燈籠，上面寫著「正堂」兩個字，有四五個人跟著，一位老爺騎著馬。紹聞嚇了一跳。逢若道：「怕啥哩！」一直往前撞去。只聽跟隨人役大聲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逢若不慌不忙說道：「是取藥哩。」

那老爺在馬上即接口道：「拿藥來驗。」逢若袖中取出一封藥，上面還牒著一個方子。從人拿起燈籠，那老爺展方一看，問道：

「是你什麼人害病？是何病症。」逢若道：「小人母親害心疼。」那老爺微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醫生該死。」將藥遞於從人轉付逢若，又問：「那一個人呢？」逢若道：「是小人兄弟。」那老爺說道：「去罷。」二人走開。

紹聞道：「你那裡有這現成的藥？」逢若笑道：「晚上街頭走動，說是取藥就不犯夜了。這一句子金銀花，我已使過三遭了。」紹聞道：「藥方兒呢？」逢若笑道：「那是在姚杏庵舖子裡揭的。」紹聞道：「假如沒有藥時？」逢若大笑道：「那就沒法子麼？就說是接穩婆。難說做老爺的，去人家家裡驗女人不成？」

一路說著，早到了張繩祖家。叫開門進去，又有幾個新家兒在那裡擲色子。紅玉仍舊在旁說笑。看見譚紹聞，又有一段撒嬌獻媚的話。逢若也溜下場兒去了，回顧紹聞道：「還算咱兩個的罷，好撈撈前日咱輸的。」紹聞欲續前緣，遂含糊答應了。問道：

「東小房有燈麼？」張繩祖道：「有燈。」紹聞道：

「紅玉，咱去東小房裡說話。」紅玉懶意不想去，其實新有主顧不敢去了。張繩祖道：「去坐坐不妨。」紅玉方才跟去。說了一會話兒，燈也息卻。

只聽得賭場中一人發話道：「好不識趣的狗攬哩！什麼王孫公子麼？」又聽得是張繩祖聲音說道：「為我，為我。」又聽得夏逢若聲音說道：「千萬休說一句話，我磕頭就是。」又聽得歇了色子，到院子裡唧唧噥噥一陣，有聲高的，有低聲的，聽不真實。又遲了一會，依舊上場，轟轟烈烈的擲將起來。譚紹聞少年書愚，那曉的就裡，只說是賭場爭執，後來又說好了，另擲起來。

到了次日日出時，那些人還在那裡喊么叫六。紹聞到賭場，張繩祖說道：「起來了？好呀，令伙計輸了二百八十串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二百八十串值什麼！你休心慌，俺伙計們輸得起還得起。收拾了不擲罷。」又見一個年幼的後生道：「晦氣！晦氣！偏偏的還是輸了。我明日把這一百三十串錢，就送一百三十兩銀子。若是再來你這裡，就是紅玉的漢子。」繩祖笑道：「休生氣，日頭多似樹葉哩。」那後生恨恨而去。別人也陸續起身去了。紅玉早已上後宅去訖。單單只落下夏逢若、譚紹聞、張繩祖三個人。張繩祖道：「老夏，你與譚相公這錢，我不去取，你兩個自送來罷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四更時我還贏八九十串，臨明時一陣兒輸下賬了。氣人！氣人！」譚紹聞此時，心中悵悵然莫知所之。逢若道：「咱走罷。明日打算與他送錢就是。我明日把先父做官撤下的八兩人參，到舖子裡兌了，這半股子賬就完了。賢弟，你這一百四十串，也不值你什麼，完他就是。」

紹聞蹙眉不語。張繩祖道：「好朋友們何在這。就是一時作難，多遲幾日不妨。」一齊起身，繩祖送出大門。二人到了分路時節，紹聞道：「你送我去，我獨個兒街上走不來。」逢若道：「一夜沒睡，我到這裁縫舖後頭睡睡哩。你走罷。」譚紹聞只得獨行。穿街過巷，一似人都知道的一般，只疑影有人指他。

到了衙口，進後門，王氏接口便問道：「你隆哥好了不曾？」紹聞道：「沒啥意思，是來人說的太張致。」王氏道：

「叫宋祿套車，我去瞧瞧去。」紹聞道：「只管說沒啥意思，何必去看？再遲些時，我姪子生日，去也不遲。」王氏也只得住了。

紹聞到樓內間，以被蒙頭，一場好睡。直睡到晌午時方才夢醒。這正是：

頓足捶胸說不該，卻因疲極暫陽台；
黑甜原是埋憂處，無那醒時陡的來。